

## 在苦悶的告白之外 藍博洲 旅行者 對社會道德的批判

卓美華

### 摘要

《旅行者》一書中所收錄的 旅行者 一文，為藍博洲創作生命的起步。而在 旅行者 中，不只可以看出在表面對於性的憂慮與好奇之下，潛藏其中的是對於存在的思索，對現實狀況的諷刺。

關鍵字：藍博洲 (Lan Bo-Zhou) 旅行者

## 一、作者簡介

藍博洲（1960-）生於台灣苗栗，畢業於輔仁大學法文系。1983年於《中外文學》發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說《旅行者》，1985年以短篇小說《喪逝》獲得時報文學獎小說評審獎，而以報導文學《幌馬車之歌》一文受到矚目<sup>1</sup>，其創作類型有小說、報導文學及歷史調查，現專事寫作。<sup>2</sup>

對藍博洲而言，小說是「自己終身的志願」，是「說什麼也不會放棄！不可能放棄」<sup>3</sup>的事業，並且也期許自己能寫出傳世的小說<sup>4</sup>，因著這樣的一個理想，藍博洲早期在創作的路程中時常處在形式與內容如何統一的矛盾之中<sup>5</sup>。而根據許正平對藍博洲的訪談<sup>6</sup>，我們可以更清楚的看到藍博洲的憂慮與決心。

1979年，藍博洲考上輔仁大學法文系，在持續的閱讀之中，似乎終於找到他一逕關心的主題，然而這個主題卻與個人存在的虛無感產生了極大的矛盾，「人終歸死路一條，活著一切努力莫非都是徒勞<sup>7</sup>」？而後他說服自己：「或許，只有在推石的當下，他才能感受到存在的意義，才能夠活下去吧！」<sup>8</sup>這樣的思索揭示了藍博洲往後將走的路子，而他並不急進的投入創作之中，而是體認到自身對寫作素材的掌握不周，默默的磨練著自己的寫作技巧。後來，藍博洲進入了《人間》雜誌，在那裡他藉由追訪「禁忌」的歷史，接觸了很多讓他油然尊敬的人，而決定去挖掘那些被深埋在迷霧中的歷史，並且將其呈現在世人的面前。

## 二、文學的起步 旅行者

藍博洲的作品產量豐沛，從1989年出版了第一本小說集《旅行者》起，其

<sup>1</sup> 《幌馬車之歌》一文選入詹宏志編選之《七十七年短篇小說選》，並獲推薦洪醒夫小說獎。在《旅行者》一書中，蔣勳為其作序也提及了「藍博洲最近（指1989年）發表的《幌馬車之歌》已成為台灣文壇的話題」一語。（參見蔣勳，告別青春（序）收錄於藍博洲：《旅行者》，（台北，爾雅出版社，1989），頁8。）

<sup>2</sup> 參見向陽、須文蔚主編：《報導文學讀本》，（台北，二魚文化，2002），頁269。

<sup>3</sup> 參見藍博洲：《旅行者》，（台北，爾雅出版社，1989），頁201。

<sup>4</sup> 在《旅行者》一書《關於本書作者》中說明了藍博洲「因讀賀曼·赫塞的《鄉愁》，矢志效尤赫氏，在二十七歲時寫下一部傳世的小說」。（參見藍博洲：《旅行者》，（台北，爾雅出版社，1989），頁206。）

<sup>5</sup> 參見藍博洲：《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台北，INK印刻，2004），頁5。

<sup>6</sup> 參見許正平，重建散失的歷史現場——專訪藍博洲先生，《文訊》。第219期，民93.01，頁114-117。

<sup>7</sup> 參見許正平，重建散失的歷史現場——專訪藍博洲先生，《文訊》。第219期，民93.01，頁115。

<sup>8</sup> 參見許正平，重建散失的歷史現場——專訪藍博洲先生，《文訊》。第219期，民93.01，頁115。

所參與編著的作品已達 29 部<sup>9</sup>，並且也參與了電視與電影製作，成果豐碩且受到肯定。這一點我們可從關於藍博洲訪談方面的文章中，訪談者所切入的角度窺知一二，在五篇之中，僅僅只有張清志從小說家的角度切入藍博洲的書寫生命，其餘的四人皆是從藍博洲挖掘禁忌的歷史此一面向入手。<sup>10</sup>但值得注意的是，對藍博洲而言，他期許自己是一個小說家，期許自己能寫出自己的「人間喜劇」系列<sup>11</sup>，而其豐沛的報導與歷史紀錄的目的在於：

通過報導工作：「一方面參與實際的社會運動，一方面鍛鍊自己的寫作能力，進而為日後創作長篇小說培養主觀的條件」。<sup>12</sup>

也因此，我們可以知道在理解藍博洲時，不能不探查他的文學作品，因為這是藍博洲文學之路的起點，並且深深的影響了後來的藍博洲。基於此，筆者意欲從藍博洲少作 旅行者 談起，試圖以此為進路檢視在苦悶的告白之外，藍博洲在 旅行者 中還寄託了什麼樣的思想。

旅行者 一文收錄於於 1989 年出版的《旅行者》，是藍博洲的第一本小說集。在其中除 旅行者 外，還收錄了 青春、旅途、小站歲月、喪逝與 幌馬車之歌。其中前四篇寫成於藍博洲的大學時代，均發表於《中外文學》；而 喪逝 一文寫成於服兵役期間，發表於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並獲得了第八屆時報文學獎小說評審獎。至於 幌馬車之歌 則是為《旅行者》一書作序的蔣勳所建議附錄的<sup>13</sup>。

<sup>9</sup> 資料來源根據國家圖書館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之查詢結果，其中「好男好女」為影像作品，詳見附錄。

<sup>10</sup> 關於藍博洲的訪談計有以下五篇：一、林靖傑，那天，我看到了一支綠島大學的隊伍——訪藍博洲談他對二二八歷史的採訪報導，《新新聞》。第 260 期，民 81.03.01-03.07，頁 79-81。二、林青藍，自由旛飛——訪民眾史研究者藍博洲的家，《人本教育札記》。第 151 期，民 91.01，頁 48-50。三、張清志，不隨俗的小說家——試寫藍博洲，《幼獅文藝》。第 585 期，民 91.09，頁 18-19。四、翁婉玲，打開禁忌的歷史窗口——訪民眾史工作者藍博洲，《人本教育札記》。第 164 期，民 92.02，頁 88-91。五、許正平，重建散失的歷史現場——專訪藍博洲先生，《文訊》。第 219 期，民 93.01，頁 115。

<sup>11</sup> 參見張清志，不隨俗的小說家——試寫藍博洲，《幼獅文藝》。第 585 期，民 91.09，頁 19。

<sup>12</sup> 參見須文蔚，重找一個閱讀幌馬車之歌的角度。（收錄於藍博洲，《幌馬車之歌【增訂版】》（台北，時報文化，2004），頁 288。）藍博洲在《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中的自序亦言及了其展開民眾史的調查、研究與寫作的目的在於，在認識被湮滅的台灣近現代史的基礎之上，寫作反映台灣歷史的大河小說。（參見藍博洲，自序 不悔少作。收錄於《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台北，INK 印刻，2004），頁 7。）

<sup>13</sup> 參見藍博洲，後記 結束與開始。（收錄於藍博洲：《旅行者》，（台北，爾雅出版社，1989），頁 202。）

在《旅行者》一書中，有著一貫的主題——對青春期少男的性的描寫。而蔣勳是這樣評價這本集子的：

藍博洲這本集子誠實地展露了台灣青少年性的苦悶與狂渴，肉體上耽於自瀆，與心靈上荒涼地自我放逐，只是對存在質疑的一體兩面吧。<sup>14</sup>

在這樣的一個評價之中，必須注意的是「一體兩面」的這個概念，既為一體之兩面，那麼若將這本集子僅僅定位在對於青春期的描寫，與對性的壓抑與苦悶，於解讀藍博洲的創作走向之時是不足的。<sup>15</sup>藍博洲在《旅行者》一書的後記中有著清楚的說明：

朋友們都一直對我表現在平常言談與寫作之間的主題矛盾，感到某種程度的不能理解與批評；而其實，我自己是非常清楚自己為什麼要寫這些，以及以後要寫些什麼的！基本上，我一直把這一時期的寫作視為我個人寫作生涯上的「習作階段」；在這個「習作階段」，除了鍛鍊寫小說的基本動作之外，我並沒有忽略或停止努力去圓滿自己的世界觀。<sup>16</sup>

在這樣的一個理解基礎之上，回過頭來再看《旅行者》這本集子，更可以看出在表面對於性的憂慮與好奇之下，潛藏其中的是對於存在的思索，對現實狀況的諷刺。而藍博洲的第一篇作品——旅行者——可以作為標竿來進行檢視。<sup>17</sup>

### 三、D.J 與 K 的關係

旅行者——一篇首先值得注意的是 K 與 D.J 的關係，K 與 D.J 是相約一同

<sup>14</sup> 參見蔣勳，告別青春（序）。（收錄於藍博洲：《旅行者》，（台北，爾雅出版社，1989），頁 8。）

<sup>15</sup> 目前討論旅行者一文的只有歐宗智的一篇短文，而歐宗智認為旅行者一文放在畸戀，對文中關於存在哲學方面的描寫認為是文中的敗筆之處，但筆者以為不然，後文詳論之。（歐宗智，苦悶的告白：我看藍博洲「旅行者」，《文訊月刊》。10：49，民 78.11，頁 25-26。）

<sup>16</sup> 參見藍博洲，後記——結束與開始。（收錄於藍博洲：《旅行者》，（台北，爾雅出版社，1989），頁 198。）

<sup>17</sup> 在《旅行者》一書的後記之中，藍博洲所言的「習作階段」係指不包括喪逝與幌馬車之歌的其餘四篇作品，而其中青春、旅途與小站歲月則是藍博洲『嘗試著運用各種「現代」的寫作技巧來寫小說』的習作。相較於此，其第一篇創作旅行者雖亦為習作，但藍博洲自承旅行者一文乃是他將其「長期以來的困惑、苦悶與虛無毫不節制地傾瀉出來」的作品。所以雖缺少了寫作技巧的磨練並且有著陳映真的影子，但也因此是檢視的最佳進路。

作環島旅行的朋友，而 K 卻在旅途中走失了，文章一開始以 D.J 為敘述者，而關於 K 的交代則以書信方式呈現。對於 D.J 而言，這段旅途從未開始前的興奮期待，到 K 走失後對於希望 K 再度出現的思念期待，與一個人獨自夜宿於海邊沙灘的「孤獨、寂寞加之莫名的恐懼<sup>18</sup>」，顯示出了這個旅行的主導權在於另一個人 K 的身上。而 D.J 在文中的作用為何？筆者以為可以視為閱讀 K 的輔助。為何說「閱讀 K」？除了 旅行者 一文中，以 K 的書信佔了極大的部分，以及 K 為旅行的發起人之外，有一點是值得一同放入加以思考的，我們不能忽視藍博洲在該書後記中指稱 旅行者 一文為 旅行者 K。若實際上 旅行者 一文之原題為 旅行者 K，那麼作環島旅行是否只有一人（甚且可能只是一人腦海中的回溯之旅）？筆者是這樣以為的。

在 K 的書信之中有著這樣的一段話：

D.J！我喜歡旅行，長期以來我一直喜歡孤獨的旅行於陌生的城鎮。<sup>19</sup>

既然長期以來喜歡孤獨的旅行，那麼 K 為何要找 D.J 同行？既然結伴的原因是為了「一免旅途的寂寞」，那麼為什麼順著本心前進的結果最終是改途南橫，選擇獨行？所以筆者以為 D.J 只是鋪排 K 的一個輔助，而這樣鋪排的用意在於免除 K 直接面對讀者時難以言說自身的懺悔，從而塑造出了「身」與「心」的分離與合一。

進一步的，若將 D.J 與 K 視為符號來破譯，我們可以發現這兩個符碼存在著一個相當有趣的連結關係。若我們將 D.J 視為「音樂 DJ」，而 K 便可以解讀成演唱時的 key(音準)；又 DJ 為 Disk jockey 的縮寫，K 此一符碼則存在於其中，jockey 有「騎師」與「操作者」的意義，而包含在其中的 K 則以 key 的形式出現了，key 常見的意義有「關鍵」、「鑰匙」，不管是從哪一個觀點來看，D.J 與 K 兩者並置恰恰正如人的「身」與「心」的關係，「身」掌管的是人的意識行動，操作著人的意識活動，而「心」是人最重要的關鍵，也意味著人的自覺。<sup>20</sup>若由此觀點來檢視 D.J 與 K，將其視作一人來閱讀 旅行者 一文，則可以發現，文中的旅行（甚至不見得真實存在旅行的形式）可視為一個人在旅行的過程中重新發現了自

<sup>18</sup> 參見藍博洲：《旅行者》，（台北，爾雅出版社，1989），頁 3。

<sup>19</sup> 參見藍博洲：《旅行者》，（台北，爾雅出版社，1989），頁 25。（引文中粗黑體為筆者所加。）

<sup>20</sup> 此觀點由林義泰學弟於南華大學文學所九十四學年度上學期「旅行文學」課堂報告中所提出，特此感謝。

我，並且洗滌了自身糾纏已久的罪惡感。

而在行文之間，由於受到陳映真的影響<sup>21</sup>，藍博洲有些字句顯得綿長而婉轉，在鋪排之間反倒愈加的突顯出在其間的簡短字句。在關山的 K 做出了敗德的行為，與他的房東葉子發生了畸戀且不能自拔，直到父親發現了他那兩個月的生活狀況，將他帶回了山城。而回到苗栗山城的 K，成為鄰人眼中的敗德者，自覺深深自疚的罪惡感的 K 認為：

我想，我之所以敗德乃是因為我的對於人類原始慾望的耽溺招致的。既然人們道德的責備是蔑視這樣的原始情慾的，我想，它是不好的，**我要禁抑它**。<sup>22</sup>

與「我要禁抑它」一句類同的句子在短短三頁的文字中一共出現了六次<sup>23</sup>。而其情緒的轉折也表現在其中。第一次出現的「我要禁抑它」是一個決心，而接連三次出現的「我要禁抑它！我開始禁抑它了」則是 K 想盡了各種方法，不論是跑步、閱讀，甚至是嚴冬沖洗冷水澡，都是為了抵抗自身對情慾的墮落。而第五度出現的句子「我要禁抑它！我一直努力的禁抑它了」則呈顯出 K 的一再努力而未果，儘管身體已經疲憊不堪，K 依舊無法安然入睡，於是 K 說了，說「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了」，由此可以約略的知道 K 對於禁抑的這個行為的省思，然而終究 K 還是以「但是」<sup>24</sup>二字起頭，堅定了禁抑情慾的想法。先不論這其間所蘊含的意義，光就這長句與短句的對比，綿長的長句顯現出的是如夢中的囁語，而那如流的意識之中卻強力的出現了簡短而有力的命令句，正如同一個人腦袋之中拼命不斷的提醒自己。

#### 四、對體制的懷疑與自覺的萌芽

將 K 與 D.J 視同為一人，而文章的意蘊將比視為兩人來的深厚。以下依時間的進程，加以先前「身」(D.J) 與「心」(K) 的觀點來檢視「旅行者」一文。

首先，在文章一開始，相對於那綿長不斷句的句型，饒富興味的是這一個句

<sup>21</sup> 參見蔣勳，告別青春(序)。(收錄於藍博洲：《旅行者》，(台北，爾雅出版社，1989)，頁 4。)又在歐宗智討論「旅行者」一文中亦曾經提到「旅行者」的文字隱約帶有陳映真的影子。(參見歐宗智，苦悶的告白：我看藍博洲「旅行者」，《文訊月刊》。10：49，民 78.11，頁 26。)

<sup>22</sup> 參見藍博洲：《旅行者》，(台北，爾雅出版社，1989)，頁 22。(引文中粗黑體為筆者所加。)

<sup>23</sup> 參見藍博洲：《旅行者》，(台北，爾雅出版社，1989)，頁 22-24。

<sup>24</sup> 「但是，我要禁抑它」參見藍博洲：《旅行者》，(台北，爾雅出版社，1989)，頁 24。

子：「這單車環島的旅行計畫是 K 在枯燥的语法課時和我提起的」<sup>25</sup>，既為文法課，所教導的當然包含有文法、句式的運用，而那綿長的句子：

因著這種以你那全然好奇深思的心態投入你所旅程的一個又一個新奇的城市和陌生的村鎮的旅行必然會使你內在的心靈世界拓展至另外一種書本的知識所不能給你的成長的。<sup>26</sup>

全句總共包含了七十五個字，毫無斷句，發生在此課堂之間不啻有反諷的意味存在。再加上與 K 失散之後，D.J 一人獨宿於東部海岸的防風林，D.J 因著懼怕，生出了這樣的一個念頭：

我，一個二十出頭的、年輕的、有相當的智性訓練的，力唱「歸返自然」的論調的大學男生竟而在這太平洋中一個美麗之島的東部海岸的夜晚一個不受些許文明污染的全然原始的夜晚裏因著這屬於大自然的寧靜祥和而驚怕著。<sup>27</sup>

因孤獨而來的怕，在一個陌生的環境發酵了。D.J 的反思，帶出的意義不僅是對於空洞的大學體制的懷疑，在先前的觀點之中，我們亦可將其視作意識行動因著一全然陌生的環境，喚醒了其內在的自覺，於是展開了一次的解開內在糾結的回溯之旅。

甚且，我們可以將當時所處之環境一同帶入觀看，D.J 做出這樣思索的地點在於海邊沙灘之後的木麻黃樹防風林的林隙之間，而 K 那經歷無數次禁抑後，終於讓他可以靜下來的場所也是海，停放他藉以到達海邊的車子的地方也是木麻黃樹林的林隙之間。雖然木麻黃樹是海邊常見的防風林樹種，不過兩景並置，再加上實際上 K 並未因那次海泳的行為而解決了自己內心的糾葛，依舊打從心底鄙棄著情慾而自苦著，七年之後再度回到植著木麻黃樹的海邊，彷彿時間點的重新接續，而文章的進行也從獨行的 D.J 到 K 的書信自白了。

在書信的自白當中，接續著對大學體制懷疑的是對生命意義的思索。經由作者的安排，水成為了一個代表著生命的意義與幸福的意象。在文中 K 是這樣對

<sup>25</sup> 參見藍博洲：《旅行者》，（台北，爾雅出版社，1989），頁 1。（引文中粗黑體為筆者所加。）

<sup>26</sup> 參見藍博洲：《旅行者》，（台北，爾雅出版社，1989），頁 1。

<sup>27</sup> 參見藍博洲：《旅行者》，（台北，爾雅出版社，1989），頁 3。（引文中粗黑體為筆者所加。）

D.J 說的：

我是相信著，人唯有瀕臨一種死寂破滅的絕境之時始能了解到生命的意義與幸福之為物？人，在認識到那生命的意義與幸福的本質之前的一切歡樂皆是假象！那不過是怠惰懦弱的人類不敢面對死亡的必然而來的逃避而已。人，唯有經由受苦經驗的思考反省始能體會出幸福的本質，始能安然承受那對於生命不安的恐懼。正如，唯有經由對於渴的極度忍受，人，始能嘗受出水的甘美，始能體認到水的意義。在這之前，水的存在對於人類沒有任何的意義可言。<sup>28</sup>

「在這之前，水的存在對於人類沒有任何的意義可言」一語極為深刻！不只是藉由了渴水的意象來象徵對幸福本質的體會與對生命不安之恐懼的承受，更甚者，更是 K 面對著往後路途該如何行走的抉擇。身上帶著水的 D.J 代表著人類的智性與意識行動，因為不缺乏水，所以對於生命的本質往往不加思索的過活；而 K 象徵的是缺了水以後的自覺萌芽，在自覺的過程之中是有過掙扎的。

K 反覆的向 D.J 說明自己抉擇的經過，先是若再不喝水，自己必然會昏厥於異鄉，而必然會拖累到 D.J 的行程，自己將良心不安。再者，若是選擇停車飲水，兩人的距離將會更加遙遠，而失散更是必然的了。在兩相拉扯之間，K 道出了自身對於抉擇的見解：

對於人類來說，抉擇，可以說是最最難以堪的磨難呀。人的一生除卻起初的生與末日的死亡是不容人抉擇之外卻是充有著種種不同的抉擇！

又言：

抉擇的本身已然涵蓋著割捨或陷入的困境。對於割捨來說，人總難在割捨造就的美好的過去的消逝裏釋然。反之卻也讓人陷入一種沈淪的深淵裏難以自拔。人，似乎永遠欠缺著超越當下困境的智慧與能力。於是，缺憾似

---

<sup>28</sup> 參見藍博洲：《旅行者》，（台北，爾雅出版社，1989），頁 5-6。



乎是人的成長過程裏必然的哀傷！<sup>29</sup>

對 K 來說抉擇變成了一個魔咒，不論何種的選擇都無法適切完滿。為此 K 換了個進路去思考這個問題，K 是這樣以為的：

不加抉擇的本身便是最好的抉擇，試著讓我們的心靈澄淨於一片虛空，不信任任何的概念、假設與期許，要像一面明鏡，用最深處的本心去觀照投映於這明鏡的物象；唯有這樣，人才能免於一切概念、假設的蒙蔽，才能不加抉擇的抉擇出最清純自然的和諧之路，沒有缺憾！<sup>30</sup>

而順著本心的決定是前行。在極度乾渴的狀態之下，又呼喚不到前方的伙伴，K 不選擇找水解渴，而是繼續前進，這「最深處的本心」免除了「一切概念、假設的蒙蔽」所作出的「不加抉擇的抉擇」是將自己置入絕境，對照於先前 K 所作的水的比喻，這樣的一個舉動代表著對於生命的意義與幸福的追求，而思考已比諷刺大學體制更為深刻了。而「水」具有著洗淨污點的象徵，根據其形象的變化更有『人類生命與知覺的「意識流」』（小溪）「深藏不露的真理與智慧」（雪）「洗淨腐敗與墮落」（雨）等意義。<sup>31</sup>於是渴水之喻也隱含著另一層的意義，就是渴盼心中的污穢被洗淨。

還有一點可以作為理解上的輔助，在文中曾出現兩次關於旅行的意義的情節，一是 K 向 D.J 邀約時所說出的那一大串似有深意的話；另一則是一個男孩問 K 的話：「你為什麼要到外面旅行？旅行對你有什麼好處呢？」<sup>32</sup>當時的 K 呆然了，不若邀約 D.J 時的洋洋灑灑。面對童稚孩童問話時的呆然，將 K 引入深深的思考之中，於是 K 對 D.J 說：

D.J！我的確是因為這樣的問話而一時呆然了。是不是我們活著卻一直不曾去認真思考過為什麼便理所當然的這樣活下來了？是不是我們不敢去思考，去質問這生命存在的本質和意義？

D.J！如若我們沒有想過我們為什麼要旅行？或者沒有認真思考過旅行的

<sup>29</sup> 參見藍博洲：《旅行者》，（台北，爾雅出版社，1989），頁 7。

<sup>30</sup> 參見藍博洲：《旅行者》，（台北，爾雅出版社，1989），頁 7-8。

<sup>31</sup> 參見 David Fontana 著、何盼盼譯：《象徵的名詞》，（台北，知書房，2003），頁 163-165。

<sup>32</sup> 參見藍博洲：《旅行者》，（台北，爾雅出版社，1989），頁 10。

意義一如那個孩童所說的「旅行對你有什麼好處？」之時，這樣的旅行是不是只是一種徒勞而已？

面對童稚的男孩，K 拍下了那「即將因青春之成長而消逝」的清純，而這樣的清純就是一面明鏡，在本心驅使之下，呆然的 K 說不出當初邀約 D.J 時的話，正表示了那樣的話是在一般概念與假設之下所成立的，而非 K 本心所認為，除了在文中將了大學體制一軍，更為後文 K 對於自身情慾的糾葛的解困埋下了伏筆。

### 五、不加抉擇的抉擇：K 的兩次抉擇與道德輿論的關係

接著來談的是，關於「抉擇」與「不抉擇」這個部分。雖說其實不加抉擇的抉擇還是抉擇的一種型態，不過與「抉擇」相比，我們可以發現，對 K 而言，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求諸本心這一點上。因為「人，似乎永遠欠缺著超越當下困境的智慧與能力」，而在這種狀態之下所作出的抉擇往往只能變成缺憾、陷入哀傷。那麼基於這個理解，我們可以進一步來觀看 K 的兩次抉擇，並且嘗試破譯其間蘊藏的深意。

首先是 K 對十六歲時發生的事所作的自白，當時的他為了禁抑這樣的原始情慾而困擾著，甚且在經過了七年以後，依舊未從年少時的情慾所帶來的背德者的指責中脫困。在當時 K 是作了抉擇的，他認為人們以道德來羞責他，讓他覺得自身齷齪，而既然這樣的行為是遭致道德蔑視的原因，那麼就應當禁抑這樣的行為。表面上看來這是一個合理的推演，不過那最終被海平靜下來的慾望，在文中也清楚的表示了不過是一種壓抑罷了，而壓抑的結果是 K 過了七年認為自己是心理不健全的人的生活，可見問題並未解開。而 K 也自承：

我想，這樣的過去的內在糾結終得要我親自的一絲一縷的解開，我才能真正的健康活著啊！<sup>33</sup>

在這個部分，我們可以看見的是一種強加抉擇所導致的後果。

而七年之後，在順其本心的旅程之中，K 捨棄了原先規劃的路而轉向縱谷公路，經由對渴水的思索帶出了明鏡之喻，而澄清的心靈方才能接受、面對自己當初「破敗的青春生活」。於是 K 這樣書寫了：

<sup>33</sup> 參見藍博洲：《旅行者》，（台北，爾雅出版社，1989），頁 17。

此刻我來給你寫信的時候，我想，對於我那男人的初次的緣由我才得以有著清楚的認識來解釋這畸戀的！<sup>34</sup>

這樣的一個清楚的認識可是發生在不加抉擇、順其本心去思索的七年之後。那麼所謂「清楚的認識」又是什麼呢？若答案還是同七年一樣，那也無所謂反省了。在此必須注意的是文中「我想，我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了」這個句子。這樣的句子出現在 K 屢屢企圖禁抑自己而不得的時候，並且緊接著此句之後的是：「但是，我要禁抑它」。 「但是」一語有著不得不選擇這樣做的意義存在，那麼在「但是」一語出現前，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到底意味著什麼呢？若不是指那畸戀所帶來的對情慾的墮落，又該是指稱什麼？K 給了一個線索：

我希望能藉著旅行來遺忘我那年少的惡行而來的病態的夢魘。但是，關山這一小鎮卻又教我把那深藏許久的惡夢清晰浮現於記憶裏。<sup>35</sup>

初初閱讀這段文字，給人的感覺像是由於關山這個地方而讓 K 想起了敗德的過去，進而將惡夢解讀為那段畸戀。但是細視前一個句子，我們可以注意到的是「那年少的惡行而來的病態的夢魘」，夢魘是病態的，但是如何的病態法呢？緣由於「年少的惡行而來」。所以這病態的夢魘確實與年少的惡行有關，但是卻不必然是直接的關連，試著將句子減省掉「而來」二字，將會變成：「我希望能藉著旅行來遺忘我那年少的惡行的病態的夢魘。但是，關山這一小鎮卻又教我把那深藏許久的惡夢清晰浮現於記憶裏。」若是這樣的句子便可以成立方才的說法，不過前面已說過了，若答案未改，便無所謂梳理開糾結了。

那麼「隨著年少的惡行而來的病態的夢魘」會是什麼呢？筆者以為指的應當是 K 在苗栗山城所遭遇的對待。那惡夢指稱的是回到山城後的日子。以此觀點來看文中 K 對 D.J 的告白：

D.J！那一年敗德之後的生活我就是這樣自苦過來的。我想即便是七年以後的此刻，對於情慾我依然是從心的深處鄙棄著呀。幾年來，我之所以一直過著這樣極端自制苦修的生活不外是太年輕時便嘗受到原始情慾而來

<sup>34</sup> 參見藍博洲：《旅行者》，（台北，爾雅出版社，1989），頁 20。

<sup>35</sup> 參見藍博洲：《旅行者》，（台北，爾雅出版社，1989），頁 25。（引文中粗黑體為筆者所加。）

的對於被指為「背德者」的極端反動心理吧！我是一個有病的人，我是一個心理不健全的人，我想，我真的是一個有病的人。<sup>36</sup>

基於這樣的理解，我們可以發現作者在表面上性的苦悶與狂渴的背後，影射了的是堅如磐石的道德與社會輿論壓力，在這樣的一個預設的概念之下，人心往往被蒙蔽而無法清晰的看見問題最癥結的地方。在 旅行者 中，畸戀固然有錯，然而那因著一件錯誤而全盤否定掉一個人的封閉思想則更是巨大的病態的夢魘。

## 六、小結

通過以上的檢視，筆者以為 旅行者 一文應當將其視為一個人內在心靈與外在社會行為從分裂到合一的一段歷程，而不只是文本中所言的對於青春期少男對於性的壓抑與苦悶與對畸戀的自苦而已。在文章一開始，心靈尚未達到自覺的程度，因此 K 為著自己曾經犯過的錯誤而自苦著，那樣的自苦不僅僅只是畸戀與年少情慾的放縱的懲罰，更深切的是隱藏在其下的社會道德歧視的眼光。藍博洲藉由 K 與 D.J 的旅程 尋伴同行 走散 獨行，揭示了的是一個人心靈的成長，而最終，讀完了 K 的信件的 D.J 繼續著未完的旅程，而當時陽光照耀著寬廣的公路。不管是陽光或是寬廣的道路，在在皆顯示出身與心合一了，而接下來的路也充滿希望。

---

<sup>36</sup> 參見藍博洲：《旅行者》，（台北，爾雅出版社，1989），頁 24-25。（引文中粗黑體為筆者所加。）

## 附錄：藍博洲作品年表（含著作、編著及影像參與之作品）

### 著作

- 《旅行者》，爾雅出版社，1989。
- 《幌馬車之歌》，時報文化，1991。
- 《沉屍 流亡 二二八》，時報文化，1991。
- 《日據時期台灣學生運動（1913-1945）》，藍博洲編著，時報文化，1993。<sup>37</sup>
- 《白色恐怖》，揚智，1993。
- 《尋訪被湮滅的台灣史與台灣人》，時報文化，1994。
- 《高雄縣二二八暨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民眾史》，高雄縣政府，1997。
- 《五〇年代白色恐怖：臺北地區案件調查與研究》，北市文獻會，1998。
- 《苗栗縣文學家作品集 45 人間正道是滄桑》苗栗縣立文化中心，1999。
- 《吳濁流的文學原鄉：西湖》，藍博洲 林靈編寫製作，苗栗縣西湖鄉公所，1999。
- 《共黨青年李登輝》，藍博洲出版，2000。
- 《天未亮：追憶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師院部分）》，晨星，2001。
- 《麥浪歌詠隊：追憶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台大部分）》，晨星，2001。
- 《台灣好女人》，聯合文學，2001。
- 《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聯合文學，2001。
- 《藤纏樹》，INK 印刻，2002。
- 《紅色客家人：一九四〇、五〇年代台灣客家人的社會運動》，晨星，2003。
- 《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誕生》，INK 印刻，2004。
- 《幌馬車之歌（增訂版）》，時報文化，2004。
- 《紅色客家庄：大河底的政治風暴》，INK 印刻，2004。
- 《消失的台灣醫界良心：五〇年代白色恐怖下受難的高貴靈魂》，INK 印刻，2005。
- 《藍博洲文集》，台海，2005。

### 編輯

---

<sup>37</sup> 關於《日據時期台灣學生運動（1913-1945）》一書，藍博洲本人言及是「以《警察沿革誌 台灣社會運動史》為基本材料，並參考其他相關史料逐漸編寫完成的」，並且「大量地引用了當時各學運團體的運動檄文」故此，藍博洲認為此書並非他個人的著作。（參見藍博洲，《日據時期台灣學生運動（1913-1945）》，（台北市，時報文化，1993），頁 385-386）

《台灣社會運動史——台灣總督府警務局沿革誌第二編 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創造出版社，1989。

《從二二八到五〇年代的白色恐怖》，林書揚著，時報文化，1992。

《蘇新文集》（全九卷），藍博洲、葉芸芸編輯，晨星，1993.02-1994.09。

《葉榮鐘文集》（全九卷），藍博洲、葉芸芸編輯，晨星，2000.08-2002.03。

《吳濁流的西湖歲月》，藍博洲總編輯，苗栗縣西湖鄉公所，2004。

《祖國破了，要把它粘回去：蕭道應先生紀念文集》，蕭開平、藍博洲編，海峽學術，2004。

《文學二二八》，橫地剛、藍博洲、曾健民合編，台灣社會科學，2004。

### 影像作品

「我們為甚麼不歌唱」（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紀錄電影），藍博洲製作，侯孝賢電影社，1995。

「台灣思想起（四十集）」（五〇年代白色恐怖電視紀錄片），藍博洲製作，T.V.B.S.，1997。

「好男好女」（電影），朱天文編劇；侯孝賢導演；藍博洲小說原著，巨登育樂，1997